

## 东楮岛村海草房

盛文强



在胶东半岛，海草房是渔家常见的居所。海草房的外墙用的是石块，采自海岸悬崖，屋顶用的海草，则是来自大海的馈赠。一座海草房，兼有山与海的特性。海草房沿着海岸线生长，起初是三五成簇，后来连成一片，便有了村庄。

在威海东楮岛村，有一片保存完好的海草房，经几百年而不倒。在地图上，东楮岛村的地形，像一柄探入海中的长勺，村庄三面都被海包围。沿着狭长的勺柄进入勺头，是渔村的中心位置，在这里仿佛瞬间便置身童话中的城堡群落。2007年，东楮岛村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按《荣成县志》载：“邑中罕见瓦屋，砌以石，覆以茅，苦以海带，仅蔽风雨。”海草房是笨拙的，它没有复杂的结构，岩石基座和墙体厚实坚硬，方盒般的石墙棱角分明。海草房又是灵动的，屋顶上蓬松柔软的海草尖顶，消解了石墙的笨重，引入了轻盈的遐思。

海草房以三合院为主，坐北朝南的正房，东西两侧的厢房，再加上南墙和

门楼。正房和厢房交错，留出了六面带尖顶的山墙。山墙上写着“吉星高照”“紫气东来”等吉祥字样。墙的石块形状不规则，保留了山石的粗糙质地，颜色以黄白灰为主。细看，还有横向的沟壑，那是石匠留下的雕凿痕迹。

路过村里的学校，正看到有人维修海草房的屋顶，当地人称之为“苫房”。在房前的空地上，海草堆成了几个大草垛。这都是新晒的海草，草叶狭长而又蜷曲。有人从草垛上抱起大团海草，向空中扔去。在靠近屋檐处，有人踩着脚手架，伸手接住了海草，接着再往高处扔。海草团再次飞上了天空，在屋脊上早有人等候，那人探出双手，将海草抱在胸前，然后铺在屋顶，不住地拍打。

这些匠人是“苫匠”，掌握着海草房建造的秘密，在渔村很受尊重。据说早年间，东楮岛村有一个手艺极好的苫匠。一开始，他造的海草房遭到人们的嘲笑，因为檐角的海草凌乱不堪，好似披头散发。但他拽住屋檐下的海草，就能借力攀爬上房，而海草却不脱落，足见其手艺之精。

海草经过抛掷传递，最终铺在房顶，房顶由横向的大梁支撑，还有纵向的檩条多根，俗称“腰杆子”，纵横交叉为方格，这便构成了屋顶的骨架。然后再安装高梁杆扎成的“笆子”，类似于凉席的结构，一边涂抹黄泥，一边把笆子按压到“腰杆子”上。要等笆子晾干，才开始苫草。从屋檐开始往上苫，用黄泥将海草一束一束顺次苫上去。苫完一排，再压上一排，直到屋脊上那一层，就

是最顶层，要用白灰和黄泥调成浆抹平，俗称“压脊”。也有的海草房屋脊压了圆瓦，或者用旧渔网罩顶，网角拴了石头坠下来。这些操作都是为了防风，只要最顶层稳固，下面的一层层海草渐次压住，就不会被海边的大风掀掉。

时近正午，修建房顶的工作还在继续。空中大团海草飞来飞去，像风中急驰的乌云，遮挡着阳光，我们脸上也随着忽明忽暗。海草的碎屑散落下来，在风中盘旋，散发出盐卤的咸腥。海草中含有肥厚的胶质，还有来自海中的盐卤，不容易生虫。随手抄起一根海草，用打火机点燃，只有有些暗淡的烟，却不起明火，海草的房顶也不易燃烧。防火之外，还要考虑防水。海边雨雪多，海草房的屋顶通常保持五十度的角度。如此尖锐的角度，能让雨水迅速沥出。随着季节的更替，海草的好处更加明显。炎热的夏季，厚实的海草屋顶难以晒透，到了冬天，海草又能防止室内热气外泄。再加上半米多厚的石墙的阻隔，室外的寒热难以传递进来，海草房就有了冬暖夏凉的奇效。

屋外正是炎炎烈日，迈过门槛的一刻，立刻有凉气扑面而来，仿佛由夏日穿越到了仲春时节，刚才受到灼晒的臂膀，也松弛下来。正堂坐北朝南，摆放着方桌和高凳。靠着东墙垒起了灶台，台面镶嵌着白瓷砖，上面架着一口大锅，这是做饭的地方。掀开门帘进到东屋，火炕横接到房间的东西两墙，一进门就可以上炕了。火炕曾是胶东人的床，寒冬时节的热炕最让人留恋。而在

夏季，人们转到院中厢房的灶中做饭，这样火炕就变成了凉炕，再铺上篾席，躺上去，暑气顿消。

那一晚，我在海草房里的土炕上沉沉睡去。明月高悬在海草房上。密集的海草的屋顶厚实，包裹着梦境，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早上，我从海草房里出来，回身轻轻合上了黑漆院门。这时太阳还没出来，走在胡同里，望见墙头的海草正在欢快摇摆，渔村新的一天由此开启。走到东楮岛村外，远远听到海浪跳跃。岸边有一丛黑色，原来是被潮水裹挟而来的海草，草叶互相缠绕，结成了球状。这就是用来修海草房的材料，学名大叶海苔，生长在近海的浅水中，在光照充足的日子，远远能望见它们在水底结成的巨大暗影。经过潮水和大风的共同作用，海草会漂到岸边。海草一生之中颜色多变，在海里生长时是碧绿色，上岸后变作紫褐色，晒干后又变成灰色。房顶上的海草经过多年风吹日晒，又会变作银白，真是“朝如青丝暮成雪”。

海草房一度被看作是贫困的象征。早在三十多年前，人们舍弃海草，大量翻盖瓦房，古老的海草房遭到破坏。如今海草房的价值得以被重估，海草房的传统工艺与艺术之美，成为人们心之所向。有些海草房已经开辟为民宿，昔日的渔民变为民宿主人，远道而来的旅人在这里赶海避暑。古老的海草房岿然不动，却早已走出了海天一隅。

## 真诚与热爱

周璇璞

在我的书柜里，有一套完整的《平凡的世界》，另外还有一本单独的第一部。这其中有一个难忘的故事。

1993年或者1994年的春天，一位朋友送我几本书，是她路过一个打折书摊买的，里面就有一本《平凡的世界》第一部。

只记得我读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从农村到城市，一幅幅动人画卷徐徐展开，一个个故事和人物命运正在上演。双水村的日常生活，生动而真切，双水村的晨昏四季，似乎伸手可触……我那颗文学青年的心激动难耐，急切地想看到后面的故事。我知道西安城里解放路上有一家秋云书店，店面不大，却很是红火。新华书店可能快关门了，去秋云书店比较保险。

下公交车又走了半站路来到秋云书店，墨绿色封皮的《平凡的世界》果真摆在书架上。我抽出后两本就结账，店主说不拆开卖，要卖就是一套，共二十一元。可是我只带了二十元钱。在家时我想，第一本七元一角，那么后两本顶多十五元。我给店主说好话，店主铁面无私地说，那不行，剩下的一本我卖谁去？我问，那成套买能优惠一块钱吗？店主坚决地说，不优惠。

我那颗文学青年的狂热心灵受到创伤，转身离开那家书店就哭了，怀着满腔委屈，一个人顺着解放路向南走。现在想来，一个二十多岁的人，那样伤心哭泣真有点不可思议，可能是我那种与书中人物同甘共苦的迫切心情被打击被阻隔而产生的委屈。我来到姐姐家，竟放声大哭了起来。姐姐一家人吓坏了，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说清了事情原委。姐姐的婆婆给我二十一元钱，我说只要一元就够了。可她执意给二十一元，说她要送我这套书，又叫姐姐陪我去买书。我豪迈地把钱交给书店主人，拿了一套完整的《平凡的世界》。华灯初上，姐姐陪我走到解放路车站，送我上公交车。

回到家就如饥似渴地阅读。那时我的妈妈还在，她做好饭叫我我也不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温馨又愧疚。妈妈有时候坐在床边，默默地陪我一会儿，我的后背顶着妈妈的后背，躺在床上阅读。那几天我下了班就回家看书，看到半夜，看得头都晕了。

无论从哪一页打开，我都能被作者的真情打动，为他对脚下土地与现实生活的热爱、对笔下人物的关切而动容。这部作品让我明白，有多少勇气与真诚，作品才会有多大的力量。半年之内，我读了两遍《平凡的世界》，每次都会流泪，都会微笑。这样一部百万字的巨著，对一个文学青年的冲击力太大了，我甚至想背起包去陕北寻找那个双水村。我坚信世上有一个那样的村子，有一群可爱的人们，顽强而温情地追求梦想。

几年之后，再读一遍，我下定决心开始写长篇小说。

二十五岁的我写出一部当时最想写的作品，虽然现在看来十分幼稚浅薄，但是开启了我的文学之路，那部作品是对《平凡的世界》的模仿。在我从一个文学青年向作家迈进转化的时光里，在我几度工作变动、命运转折的时刻，总有《平凡的世界》的影子和感召。书中那些主人公的形象、气质、精神、追求，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写作与生活。三十八岁的我写出生命中最

重要的长篇小说《多湾》，可是出版却不顺利。我在修改等待的八年中，从未放弃过信念与希望，交替翻阅《平凡的世界》和自己的书稿。每看一遍，我都更加充满信心，坚信自己走的是正确的文学之路。

之后的岁月，我阅读到了更多的经典作品，是一个有着创作经验的人了。中年之后，重读《平凡的世界》，理智地看来，这部作品并不完美——当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作品。但是，文学艺术是情感的产物，纵然它有缺点，也不能阻挡读者对它的热爱，掩盖不了它最大的一个优点，那就是真诚与热爱。路遥对文学、对人生怀抱一颗赤子之心，作品中所表达的青春、梦想、奋斗、爱情、亲情、友情……甚至同情，都是那么真挚、纯粹而美好，深深地打动我们。这些又恰恰是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最容易引起每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共鸣。简单就是美，真诚就是最大的力量。这部作品最大的魅力应该是作者对这个平凡世界、芸芸众生的热爱，对困境的永不屈服。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之路，处处体现着人为人的尊严感和精神高度。

作家故去之后，《平凡的世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数十年来，成为畅销书、长销书。城乡各地，多少青少年体内跳动着了一颗为《平凡的世界》所激励、所鼓动、所紧紧摄住的心；多少成年人，忆起当年的阅读，夜以继日，流泪欢笑，现在说起，还是激荡人心；更有人回首来时路，有着与主人公相似的痛苦和挫败、期盼与转折，从而产生温暖的共鸣和强大的力量。

去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芬芳》。比起二十五岁时那部青涩的长篇小说，《芬芳》不再幼稚，也无需模仿，是一个作家经历自然成长之后，向生活的致敬，也是向《平凡的世界》这部对我影响至深的优秀作品的致敬。



## 诗画翟家岭

谭岩

一棵古树，就是一个地标、一幅风景、一份遥远苍郁的乡愁。素有“林海”之称的鄂西延安，在一个叫翟家岭的古村落，有一片古树林。数千棵几百岁树龄的古树遒劲挺拔，生生不息。

这一处风景位于荆山深处茅坪场镇九龙岗的山岭上。十几幢石头和土坯混搭的房子，依山就势隐于万山丛中的那一处山岗，仰着一张张古老沧桑的脸，凝望群山逶迤。

对来这里参观的人，一生都居住在翟家岭的退休教师翟维志老人，乐当向导，当义务讲解员。年逾古稀的老人说，清朝乾隆年间，翟氏三兄弟从江西吉安出发，溯长江，转沮水，进荆山，一路来到这里，挽草为记，定居下来，至今已是一百二十一年。

抱着落地生根、望子成材的朴素心愿，翟氏人家定居下来后，植树成了一件大事。新婚夫妇合卷之日先植树，翟氏人家生子打喜必植树。植活一棵树，奖谷一斗；毁坏一棵树，罚谷一斗。植树护树，进了族规，上了民约。当年的清明节，在祭祖的翟氏祠堂“清明会”上，奖惩都会兑现。相传有一个石匠——翟维志老人讲得有名有姓，砍了一棵古树上的一丫枯枝，拖回家当柴火烧了。于是，在当年的“清明会”上，他被罚雕琢石碑一块，上刻“永禁砍伐”的碑文，立于上山路口。此后，再没有人敢动古树

的一枝一叶。

翟家岭挂牌的古树有五十多棵，最古老的一棵柞木，树龄显示有两百多年的树龄。鳞皴粗硕的树干似一面岩壁，凸露地面的树根盘踞。树顶上，虬曲的枝干四面延伸，托举着青天白云，沉静又伟岸。村中古树多为柞木和黄连木，林业部门已经对这些古树挂牌保护。古树群树荫下靠山岗的石块上，放着十几窝蜂箱，时见出人蜂箱的蜜蜂，如同这里的人们，编织着勤劳的生活。

山岗上的这片古树，如站立在村落背后的一道绿色屏障。从这道绿色的屏障，从那高高的摇曳着的枝叶上，吹过的风更轻，透下的光更柔，飘过的云更淡，也让翟家岭的人们生活得更祥和。

在这座古村落里，最古老的房子据说已有两百多年。放眼望去，依山就势的房子大致排成三排，每排五六户人家；弯曲曲折的两条巷子，之间有石阶上下相连。这些石阶相连的老房子，全由石头和土坯混搭筑建。这些外墙裸露的石头土坯房，和村落里的古树一样，古朴、沉静。

穿行在翟家岭的小巷子里，南瓜藤攀爬在农户的石院墙上，在微风中吐着茎须。远远地，不知谁家的院子传来嘹亮的公鸡叫声，母鸡生了蛋后的咯咯声——这古老的村落，沉静中充满了烟火气息。

煞是好看。穿过葡萄园，是一片广袤的田地。几棵大树迎风招展。朋友问，要不要吃桑椹？

桑椹很好吃，南方多着呢。南方养蚕织丝绸，桑椹似乎属于无甚紧要的东西，大人们不会多看一眼，这就成了孩子们的专属。孩子们钻进桑树丛，吃得满嘴紫乌出来。不过，这是南方的紫桑椹，

手掌黏黏的。满满一掌桑椹一下塞入口中，饱满的幸福感充盈口腔。果实的甜，来自阳光收集的甜意，在口腔内流淌，滑入喉咙，丝毫不叫人感到腻，那是清新的甘甜。那些过度成熟的果实，只要一阵风带来的轻轻晃动，就使它从枝头跌落。我来不及伸手去接，它们就落入尘土之中。我看见这桑树的脚下，早已铺

## 小白杏与白桑椹

周华诚

这里的可是白桑椹。往朋友手指方向，我仰头一望，高大的桑树上碧绿的叶间，缀满一颗颗硕大的桑椹，果实洁白，如缀珠玉。

揽枝入怀，一颗颗摘下白桑椹，这桑椹成熟到极致，有的轻轻一碰就直接落地。摘一颗入口，我又一次被桑椹的味道倾倒——一颗白桑椹居然可以甜到这样的程度，它打开了我全新的认知。一颗颗桑椹汇集于手掌中，渗出的汁液让

了一层干透的桑果。

果实来自大地，现又重归大地。这默默无闻的桑椹，村民们见得太多，来不及吃，他们做成桑椹果酱也只能用掉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大部分的果实，就由它去了，一部分交给孩子们品尝，一部分交给鸟雀来食。

此刻，我在库车，在牙哈镇阿克布亚村。我吃到了小白杏，是甜的，吃到了白桑椹，是甜的。甚至一天前我经过乌拉

## 大地

陈新颜

斯合镇，在一大片甜菜地，拔了一颗甜菜咬了咬，也是甜的。这些甜，打开了我对一片大地的认识。

美是目的地。驻阿克布亚村工作队的队员，来自塔里木油田，他们在这个小村庄生活了很久。他们帮助村里搞水果销售，这里的葡萄、杏子很有名。这里的葡萄叫“木纳格沙玉”，甜而不齁，可以储存在冬天。他们也帮助这里的村民搞养殖，养的是西门塔尔牛。因为白桑椹，接下来我要虚心地了解关于这个村庄的一切，包括西门塔尔牛。这些话也根本不枯燥，而是汁液饱满，故事活泼。队员们带我去看牛，村里养殖西门塔尔牛的村民达到了二十六户，养的牛也达到一百一十头。

一棵桑树上，那些来来往往的鸟雀们数得清所有果实的数目。此刻在阿克布亚村，我认识了这里的玉米和小麦，认识了这里的葡萄和杏子，认识了这里的西门塔尔牛和本地的羊，我还想认识更多。



## 蜀椒记

四川出产的花椒，古人称为蜀椒。蜀椒成名很早，《神农本草经》专门载有“蜀椒”一条。

川花椒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名为大红袍，另一种是青花椒。我的家乡四川会理种得最多也吃得最多的是大红袍。我上小学那会儿，路边随处可见大红袍花椒树的身影，蓬松地长在房前屋后，多枝多刺多叶。花椒树身上的刺真是多，就连小小的叶子上都带着刺，使我们这帮小孩子望而生畏，不敢轻易去采摘。

我家的花椒树，都是祖母亲手所栽。家乡人爱在端午栽花椒，卖花椒树苗的人也爱在端午这天用一个白色蛇皮袋包裹着一捆花椒树苗到集市上售卖。花椒树苗回家，讲究的是一定要在端午当天栽到地里去。家乡人认为，端午时节，万物滋长，栽树，最易成活。我家的花椒树具体是哪一年的端午栽到地里的，我已无法记起。只记得一共有三棵，一棵栽在韭菜地边，另两棵栽在四季豆地边。

花椒成熟的季节，祖母会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手拿一个圆形的竹匾

垫儿去地里摘花椒。祖母把花椒摘回家，倒进圆竹筛里，用手扒开，端到阳光下即晒干。三伏天的温度很高，两三天即可晒干。

果实被摘，花椒树上便只剩下叶子。椭圆形的小叶子，在微凉的西风里摇曳。祖母有时会剪下一些带回家，清洗一番，然后攥成小球，裹了蛋液面粉，入菜籽油中炸至金黄。捞起，装盘，保温，即可开吃，吃起来香麻酥脆，名为“面鱼儿”。

晒干的花椒可以用来炒菜、炒肉、炸花椒油、做泡菜。抓一些放进红砂岩碗窝，以青石捣成粉末，即花椒面。祖母做回锅洋芋、回锅四季豆，起锅时，都要撒上一些花椒面，说是能顺气、消饱胀。

川花椒最大的特点就是麻。吃过之后，唇、舌乃至整个口腔，会出现一种被一股细小的电流缠绕的感觉。大红袍、青花椒，都是这样。然而细细品味，二者还是有细微差别。大红袍，麻得清新，多用来炒菜、做麻辣烫；青花椒，麻得清冽，多用来煮鱼。无论是清新的麻，还是浓烈的麻，都是当地人舌尖上离不开的滋味。